

以色列与联合国关系浅析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 刘 军

【内容提要】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本身是联合国决议的产物,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两者的关系由短暂的甜蜜迅即陷入长期的低迷与龃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缓和,至新世纪有所改善。本文对这些现象的背景进行分析,并探求影响以色列与联合国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发展前景。

历经苦难的犹太民族在二战之后通过联合国 181 号决议获得其新生的合法基础,以色列由此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产物”之一。

一、短暂的甜蜜

二战伊始,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与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由于当时的美国犹太社团已经非常强大,二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在关键时刻出任总统的杜鲁门在犹太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偏袒犹太人的措施。¹ 杜鲁门之所以会在犹太问题上如此“积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利用英国的衰弱,插手中东事务以扩大美国利益;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图与战后美国的扩张野心一拍即合。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利用《圣经》和纳粹的迫害之外,还利用美国选举中“犹太人的选票”。结果就发展成一股美国要英国政府保证犹太人向巴勒斯坦进行大量移民的强大压力。^④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使得犹太人始终占据着有利态势,并最终推动英美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

1947 年 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以 2/3 的多数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决议”,即联合国 181 号决议。决议的主要

内容包括: 1. 英国的委任统治在 1948 年 8 月 1 日之前结束; 2. 在委任统治结束两个月之内成立独立的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犹太国家面积为 1.49 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国家面积为 1.12 万平方公里; 3. 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镇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至此,犹太人的积极活动不仅使得这一决议在联合国顺利通过,还使得这一决议对他们极为有利: 1947 年,犹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 7%,但是分治决议划给犹太国的面积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 56%。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奔走相告、喜极而泣,他们为这一期盼已久的喜讯的到来激动不已。”^④ 犹太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欣喜若狂,但是对背井离乡的阿拉伯人来说是一场悲剧和灾难。犹太人从难民变成巴勒斯坦的主人,而当地的主人却变成失去生存权利的难民。这就是英国 30 年统治和联合国决议所导致的结果。^{1/4}

¹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三联书店 1974 年版。

^④ [巴勒斯坦]亨利·卡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55 页。

^④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127 页。

^{1/4} 杨辉:《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149 页。

以色列建国次日,即1948年5月15日,以埃及等国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对以色列发动了进攻并且取得重大进展,新生的犹太国家岌岌可危。为了扭转战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急电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阿巴·埃班说:“以色列急需几星期的喘息时间来重新组织和装备军队”¹。在这一局势下,能量巨大的美国犹太人推动美国亲犹势力,先后两次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宝贵的停火协议为以色列赢得了起死回生的喘息期。在停火期间,“以色列从美国和欧洲运进了大批武器。4个星期的停火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7月9日重开战端时,以色列已经转守为攻,夺取了一些地区”^④。而第二次停火更进一步增强了以色列的力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除给以色列大量军援外,^⑤积极发动国内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此外还派出各种“志愿兵”前往以色列助战,其中包括许多非犹太人。本-古里安事后承认:“没有人知道第二次停火要延续多久,但这个阶段是被充分利用了。国防军得到了训练、扩建和装备,力量不断加强。”^⑥在两次停火期间,以色列还成功地组建了国防军,基本消除了内部各派势力间的不统一和分歧。战争的结局是阿拉伯国家一败涂地,以色列控制的土地多达2.085万平方公里,超过联合国分治决议的规定6650平方公里。

犹太人通过联合国获得了建国这一犹太民族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利益,这一时期是犹太民族与联合国关系史上最好的“蜜月期”。而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利用联合国的两次停火决议扩充军队,购买重型武器,最终取得了“建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使新生的犹太国家站稳了脚跟。

二、低迷与龃龉

1949年5月11日,以色列被联合国接纳为第59个成员国。然而,以色列与联合国的甜蜜关系很快就宣告结束并且陷入长期

的低迷与龃龉。

耶路撒冷在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对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以色列领导人对耶路撒冷垂涎已久,早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第二次停火时,本-古里安十分遗憾地说:“我们没来得及赶在停火生效前奋力解放耶路撒冷旧城。”^⑦1949年12月13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并且决定将政府迁往耶路撒冷。而此前4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303(四)号决议,该决议的主要内容是重申耶路撒冷永久国际化。1950年1月23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将耶路撒冷确定为其永久首都。以色列这一系列蔑视联合国的举动遭到包括美英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对,在阿拉伯世界更是激起愤慨。

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教科文组织先后通过了120多项决议,反对以色列占领并且改变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⑧这些决议主要有:1968年,安理会通过第252号决议,紧急呼吁以色列废除已经采取并立即停止采取进一步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对此,以色列未予理睬。1969年,安理会通过第267号决议,确认以色列采取的包括没收土地和财产在内的一切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是无效的,并且不能改变这种地位。1979年7月20日,安理会通过第452号决议,呼吁以色列政府和人民

¹ 季国兴、陈和丰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72页。

^④ 左文华、肖宪主编:《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82页。

^⑤ 刘军、张雪鹏:《美国对以色列援助初探》《西亚非洲》2007年第4期。

^⑥ 季国兴、陈和丰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1页。

^⑦ 季国兴、陈和丰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1页。

^⑧ 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345页。

立即停止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 1967 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设立、修建和规划定居点。1980 年 6 月 30 日, 安理会通过第 476 号决议, 重申结束以色列对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的持续占领的高于一切的必要性, 并再一次确认一切改变圣城耶路撒冷地理、人口统计和历史特征及其地位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必须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予以废除。对于这些决议, 以色列不仅照例未予理睬, 并且悉数违反, 无一例外。以色列议会还于 1980 年 8 月 20 日通过《基本法: 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永久首都》, 从法律上将耶路撒冷确定为其永久首都。¹ 为此, 安理会通过了第 478 号决议, 确认以色列制定的“基本法”构成了对国际法的侵犯。由于这些协议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为解决巴以冲突的基础, 以色列对这些决议的通过者联合国恨之入骨。

大国之间的勾心斗角, 对以色列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在冷战期间尤其如此。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的激烈争夺, 使得亲美的以色列成为“池鱼”。1964~1965 年, 美国、巴西等国联合倡议将反犹主义列入联合国“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大会”。结果, 苏联联合卫星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以反犹主义是宗教问题而非种族问题为由进行阻挠, 终使这一议案流产。

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全世界反帝反殖运动的深入, 亚非广大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并且在联合国获得自己的席位, 联合国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美国等大国的操纵, 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讲坛。在第三世界阵营内, 有相当多的阿拉伯国家。^④ 联合国创建时, 原始成员国中仅有 5 个阿拉伯国家, 到 1975 年科摩罗加入联合国之时, 阿拉伯国家达到 21 个, 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全球共 22 个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亲美立场、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胜利、在中东和平进程上的强硬态度以

及美国对它的严重偏袒, 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普遍在感情上倾向于巴勒斯坦人民。从 1972 年 9 月到 1990 年 5 月, 美国被迫 30 次动用否决权以维护以色列。与此同时,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感情, 他们开始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同情。1974 年, 阿拉法特应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 第一次在联合国这一当代世界最重要的讲坛上向世人阐述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此外, 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石油战争”的成果, 赢得了许多西方国家如加拿大、日本等国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 导致以色列在联合国越发孤立。1975 年 11 月, 联合国大会以 72 票对 35 票通过 3379 号决议, 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由于这一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合法性, 这一决议使得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 联合国通过了数以百计的决议, 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 以色列在联合国陷入空前的孤立。也正因为如此, 从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 以色列断然拒绝让联合国参加有关中东问题的谈判。它认为联合国从根本上就反对以色列的利益。^⑤ 此外, 尽管联合国的相关决议措辞激烈, 但它缺乏有效途径使这些决议得到贯彻。据相关统计, 从 1968 年到 2002 年, 以色列曾 30 次违反安理会决议, 其中 1968 年到 1990 年共计违反 24 次。^⑥ 联

¹ 以色列没有“宪法”, 而“基本法”的功用与宪法相当。

^④ 截至 2003 年 3 月, 伊斯兰会议组织共有 57 个成员国和 3 个观察员国, 遍及亚洲、非洲和欧洲, 人口总数超过 10 亿。伊斯兰国家的原料出口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40%, 其中石油出口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50%。

^⑤ 赵克仁:《美国与中东和平进程研究 (1967~2000)》,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308 页。

^⑥ 斯蒂芬·祖恩斯:《伊拉克及其他国家所违反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胜利和平网 2006 年 5 月 18 日。

联合国对以色列最大的影响是舆论压力，而以色列对此根本不屑一顾。数以百计的决议在联合国获得通过，既而被以色列和美国视为“偏见”，然后再被世人遗忘。

三、缓和的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日渐减弱，发展经济则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首要议程。这一转折为以色列与联合国关系的改善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国际背景。1991年12月，在美国的压力下，联合国通过决议，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这一提法，以色列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1993年8月31日，以巴达成原则协议，极大地推动了中东和谈进程，中东和谈的进展，又极大地缓和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长期敌对关系。此后，联合国通过的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大为减少。不仅如此，联合国还对许多决议进行了“修正”。例如，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9个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中的11个被取消或修改。¹ 199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反犹太主义，使得以色列人大为开颜。与此同时，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活动迅速增加。1993年6月，以色列首次获准参加联合国下属机构——信息委员会。1993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155个成员国对巴以和谈进程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和全力支持。对于以色列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涉及中东和平而未对以色列进行谴责的决议。1994年，以色列获准参加在安哥拉的维和行动，随后，又获准前往南非观察首次民主选举。以色列还在联合国海牙行政法庭、世界卫生组织和人权委员会获得了重要席位。在1993年到1995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任何直接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并且安理会还谴责了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以色列

与联合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和改善。

然而随着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和以色列犹太定居点计划的展开，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重新下滑。1995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133票赞成、1票反对（以色列自己所投）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计划。1996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发动的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同年11月和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多个关于中东和平的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接下来的几年里，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一直时起时伏。

四、有所改善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有所改善。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抵制，以色列长期以来无法加入联合国下属的亚洲国家组织，幸运的是，2000年5月，它被西欧及其他国家组织接纳为临时成员国，标志着以色列在融入联合国体系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月，按照联合国安理会425号决议的要求，以色列完成了从黎巴嫩南部的撤军。此外，以色列还承诺增加其会费份额。

2003年5月30日，以色列当选为联合国生活环境和人类居住计划署理事会成员，任期为2004~2007年。2004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一个以“反犹太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出席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反犹太主义在任何地方的兴起都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因此与反犹太主义做斗争就是为全人类的前途而奋斗”^④，令全球犹太人大受鼓舞。2004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国际日”。2005年1月24日，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会议，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2005年6月，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勒曼被选为联合国大会

¹ 反毁谤联盟《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偏见》，<http://www.adl.org/international/IsraeHUN-1-introduction.asp>

^④ 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 2004年6月28日。

副主席，成为以色列首位出任此职的外交官。这一举措虽无重大实际价值，但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因为此前以色列长期被联合国重要机构拒之门外。2005年6月3日，以色列外长西尔万·沙洛姆拜会了安南，表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地位已经有很大的提高，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时刻已经到来。2006年5月4日，安南在华盛顿美国犹太委员会庆祝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宴会上发表讲话，希望国际社会毫无疑问地接纳以色列。此外，联合国新闻部“纳粹大屠杀与联合国”项目于5月12日召开会议，介绍新闻部帮助成员国编写关于大屠杀教材的进展情况。

以上所述都是以色列与联合国关系改善的事例。当然，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并非一直“风和日丽”。2001年，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由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推动和众多非政府组织的推波助澜，以色列的“种族主义”行径遭到大力谴责，在一定程度上把这次会议变成了谴责以色列的国际讲坛。2003年以来，联合国与以色列在隔离墙问题上也是多有龃龉。2004年10月2日，以色列指控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机构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相勾结，为恐怖分子偷运武器，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外交争端。联合国对以色列人权问题的指责，也是导致不和谐音的重要原因：“在过去40多年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大约30%是针对以色列的。以2003年为例，联合国各机构共推出多达22份关于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的报告。”¹

2006年7月13日，以色列重兵攻打黎巴嫩。^④黎以冲突爆发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随即发表声明，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但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置若罔闻，不断增兵并加强对黎巴嫩的袭击。7月25日，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边镇希亚姆进行了袭击，造成包括中国军事观察

员杜照宇在内的4名联合国观察员不幸身亡。事后，国际社会对以军的暴行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国希望和以色列就轰炸事件共同展开调查。7月27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吉勒曼明确表示拒绝。次日，吉勒曼声称排除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的可能性。在美国的偏袒下，7月27日安理会发表“低调”的主席声明，未能对以色列进行有力谴责。^④美国的偏袒意在为以色列赢得充分的时间，保障其军事行动的有效性。在以色列取得“辉煌战果”之后，安理会于8月11日通过了关于解决黎以冲突的第1701号决议。

事实上，以色列应该感谢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第六章通过的决议，对国际争端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另一类则是根据第七章通过的决议，授权联合国在国际争端的解决中采取武力手段。而联合国关于巴以冲突的所有决议中，没有任何一个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

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充满了恩怨和曲折。影响以色列与联合国关系的主要因素则一直是以下几个：以色列本身的行为，尤其是它在巴以和平进程上的举措；大国在联合国的争斗；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复杂关系；美国的亲以立场以及国际大环境等。

2000年9月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2006年初政治强人沙龙的意外“出局”和哈马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为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了新的变数。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班

¹ 安内·贝耶夫斯基：《联合国与犹太人》《评论》2004年2月。

^④ 黎以冲突表面上是以色列要收拾黎巴嫩真主党（如以色列和美国所言），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或者幌子。以色列和美国的真实意图都在于借机敲打反以和反美情绪高涨的黎巴嫩。刘军：《真主党：百足之虫？》，《百科知识》2006年10月上，总第348期。

^④ 《美阻挠谴责以色列 联合国发“低调”声明》，中国日报网站 2006年7月29日。

子在中东积极兜售“大中东战略”，鼓吹自由、民主，希望借对伊拉克战争给中东带来和平，并由此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美国和以色列对通过民主选举获胜而当政的哈马斯不仅不予承认，还大力抵制、制裁和军事打击，使得巴以冲突的解决和中东和平进程不但未能取得进展，甚至还有不断恶化之势。2007年5月17日以来，以军持续武力打击加沙地带以哈马斯各派为主的巴勒斯坦武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5月27日，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对内阁成员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打击哈马斯武装，强调“没有一个人能豁免”。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联合国未能有所作为，秘书长潘基文仅在5月21日对以色列军事打击巴勒斯坦武装造成巴平民伤亡表示关注。

以色列仅与土耳其、约旦、埃及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众多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尚未解冻。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他一些民族争取独立的旗帜。“在过去的事件里，推动反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力量时起时落，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根本的现实将很快发生改变。”

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许多现实的客观因素还在有力地牵制着它在联合国这一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仍然不会融洽。

(责任编辑 周仁民)

(上接第35页)

萨达特总统亲赴耶路撒冷为和平开拓新路，每当和平进程陷入僵局时，埃及总是帮助克服这些困难与障碍。”¹ 巴勒斯坦驻阿盟大使萨伊德·加马尔也认可这一点：“巴勒斯坦人信任埃及，没有它，我们将不能坐到谈判桌前。”^④由此可见，埃以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有助于埃及更好地充当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调解人，有助于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埃以自建交以来形成的“冷和平”局面给埃及、以色列及中东和平进程带来的积极作用多于负面影响。穆巴拉克灵活务实而又不失原则地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逐渐为阿拉伯国家所接受。1989年埃及重返阿盟，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被孤立期，这是阿拉伯国家对埃以维持“冷和平”局面的最大认可。埃及维持与以色列不冷不热的关系，增加了穆巴拉克的外交回旋余地。美国与以色列都不能忽视埃及在

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埃以“冷和平”实现了埃及利益的最大化。以色列则通过与埃及保持和平，成功地确保了以色列西线边境安全并且分化了阿拉伯世界，致使阿拉伯国家不能像前四次中东战争那样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以色列。因为埃以升温的关系，双方的经贸和文化交流都有限。对此，缺乏资源的以色列虽多有不满，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感到心理平衡。对于中东和平进程而言，正是埃以的“冷和平”使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沟通不可或缺的角色，每当中东和谈受阻时总能看到埃及在穿梭斡旋，埃以的特殊关系在维护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周仁民)

¹ [埃及]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

^④ 转引自陈天社：《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

The Diplo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Diversified and Pragmatic

Zhao Longgeng

The Central Asia, because of its ascendancy in strategic loc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tha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big powers and group of power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geo-strategic reality, the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have pursued diversified and pragmatic foreign policies since their independence. By maneuvering among big powers and making best use of various advantages, they have successfully coped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safeguarded their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such a policy will continue as it is.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Cold Peace”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Tian Zhifu Yu Yajuan

Egypt is the first among Arab states to make peace with Israel, but the Egypt-Israeli relation has been neither cold nor warm, neither close nor far apart since their reconciliation. In fact, Egypt is in cold peace with Israel. This article tries to look into the Egypt-Israeli relation a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n the cold peace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Its Security Issues among the ASEAN Countries

Song Xiaofeng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the Southeast Asia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uclear-free zone. But with world oil and gas prices soaring over the recent years, some of the ASEAN countries began their civilian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projects, notably Indonesia, Viet Nam, Thailand, Burma,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sue brought about by these countries'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forc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SEAN, which also poses new challenge to the ability of the ASEAN to coordinate on and manage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eventually affecting the internal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AS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N

Liu Jun

While, to some extent, Israel is the product of the UN resolution, its relation with the UN has not been very smooth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fter a short honeymoon, Israel's relation with the UN took a downturn and remained in bitterness. Nonetheless, its relation with the UN began to ease up from the 1990s and further improv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is article looked into the backdrop of these phenomena, went into the deep-rooted causes that affect Israel's relation with the UN,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